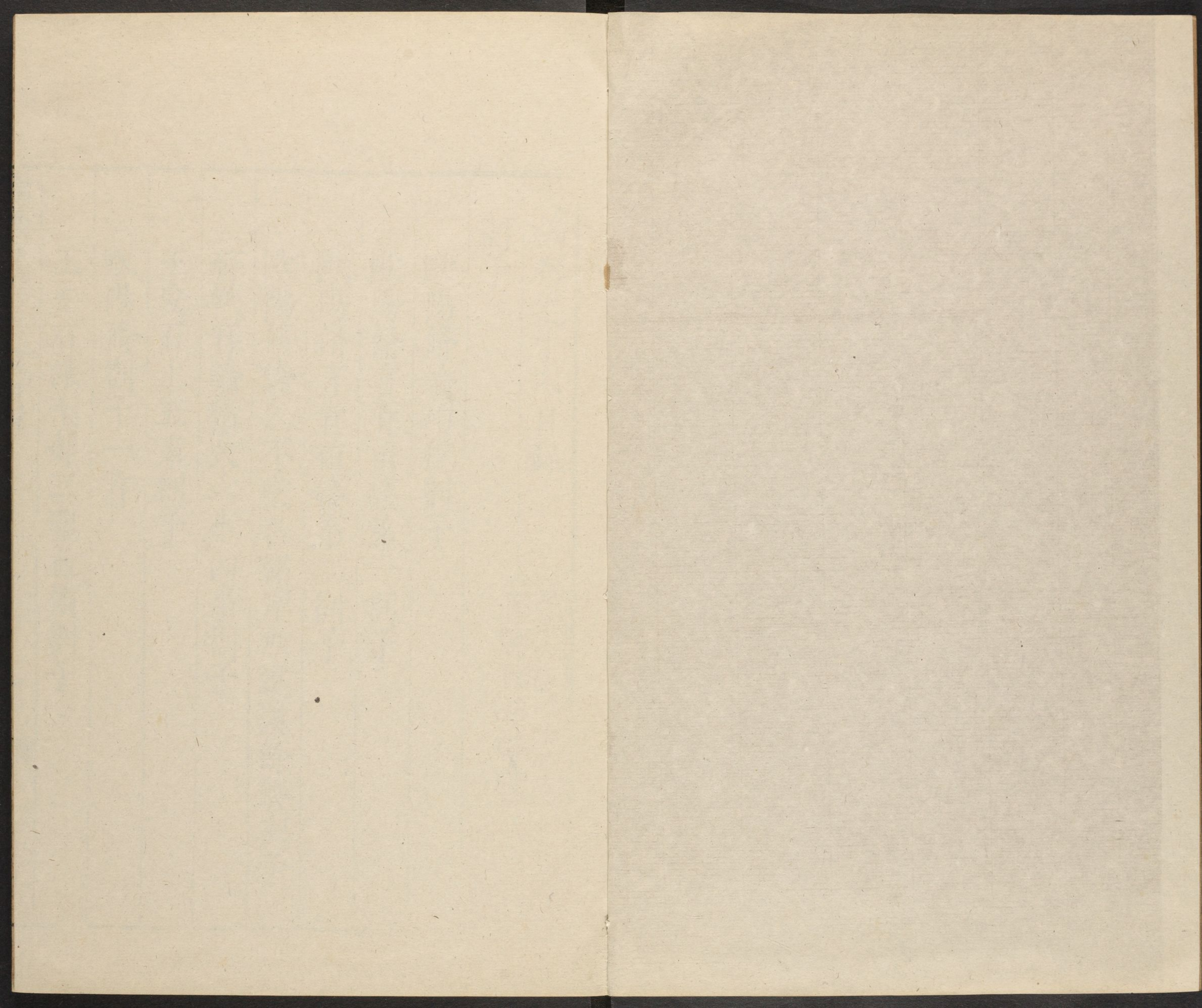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三



文編卷之十六目錄

劄子

歐陽脩論均稅劄子

歐陽脩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歐陽脩言青苗錢第二劄子

歐陽脩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

蘇軾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王安石上五事劄子

歐陽脩劄子一首

王安石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王安石議郊祀壇制劄子

王安石議郊廟太牢劄子

蘇軾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蘇軾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王安石廟議劄子

王安石議服劄子

王安石議入廟劄子

歐陽脩論葬荆王劄子

歐陽脩論葬荆王一行事劄子

歐陽脩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

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歐陽脩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歐陽脩論逐路取人劄子

王安石乞改科條制劄子

蘇軾議學校貢舉劄子

蘇軾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劄子

蘇軾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蘇軾又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歐陽脩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庭劄子

文編卷之十六 劄子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歐陽脩論均稅劄子

臣爲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
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
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
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
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

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而
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
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二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
上言雖爲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
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
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以見在稅數量輕重
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
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者攤
與冒佃戶却別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意而民
所以喧訴也又聞瀋州諸縣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

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開閣將行兩項遠年稅
數並係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
並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爲四等其下等
田有白灘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殖
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
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禁只
令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
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
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民何以納也
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謂所均

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
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
忘大害爲國歛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
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
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
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
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
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歐陽脩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

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
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
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朝廷
深惡其說至煩聖慈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
諭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縉
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
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
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
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

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

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一作散數則積

壓一作欠

一作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

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久失陷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爲患所以朝廷屢

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
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
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
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
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爲失職
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拖慢不才上下不
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
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
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
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

少散之不得湏要盡數亦不必湏要闔縣之民
户户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
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
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
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
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
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
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
止

歐陽脩言青苗第二劄子

臣近曾奏爲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內一件乞
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
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
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
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俵散秋
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
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
一作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
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

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爲非
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
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
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
戶戶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爲惠政一作尚有
說焉一作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
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
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
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
擇伏乞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歐陽脩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
不知是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
費半由官吏攘之今三司自爲闕錢累於東南剗刷
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
無藏錙故淮甸近歲號爲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
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
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
豈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爲
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逵輩皆刻剥疲民進奉至今南

方嗟怨况今年江淮王倫大驚劫後繼以蝗旱爲孽
民間困窘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
乞特降指揮下別路選差一精強官將淮南一路見
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苟涉欺
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
彰朝廷均卹外方防禦姦吏刻剥之意取進止

蘇軾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
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
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

陛
下
初
無
此
心
則
臣
亦
不
敢
必
望
此
政
屢
言
而
屢
不
聽
亦
可
以
止
矣
然
臣
猶
孜孜
強
聒
不
已
者
蓋
由
陛下
實
有
此
心
而
爲
臣
子
所
格
沮
也
竊
觀
即位
之
始
發
政
施
仁
天
下
聳
然
望
太
平
於
朞
月
今
者
八
年
而
民
益
貧
此
何
道
也
願
陛下
深
思
其
故
若
非
積
欠
所
壓
自
古
至
今
豈
有
行
仁
政
八
年
而
民
不
蘇
者
哉
臣
前
所
論
四
事
不
爲
不
切
而
經
百
餘
日
略
不
施
行
臣
既
論
奏
不
已
執
政
乃
始
奏
云
初
不
見
臣
此
疏
遂
奉
聖
旨
令
臣
別
錄
聞
奏
意
謂
此
奏
朝
上
而
夕
行
今
又
二
年
於
此
矣
以
此
知
積
欠
之
事
大
臣
未
欲
施
行
也
若
非
陛下
留
意
痛
與

指
揮
只
作
常
程
文
字
降
出
仍
却
作
熟
事
進
呈
依
例
送
戶
部
看
詳
則
萬
無
施
行
之
理
臣
人
微
言
輕
不
足
計
較
所
惜
陛下
赤
子
日
困
日
急
無
復
生
理
也
臣
又
竊
料
大
臣
必
云
今
者
西
邊
用
兵
急
於
財
利
未
可
行
此
臣
謂
積
欠
之
在
戶
部
者
其
數
不
貲
實
似
可
惜
若
實
計
州
縣
催
到
數
目
經
涉
歲
月
積
欠
之
在
戶
部
者
累
毫
何
足
以
助
經
費
之
萬
一
臣
願
聖
主
特
出
英
斷
早
賜
施
行
臣
訪
聞
浙
西
饑
疫
大
作
蘇
湖
秀
三
州
人
死
過
半
雖
積
水
稍
退
露
出
泥
田
然
皆
無
土
可
作
田
塍
有
田
無
人
有
人
無
糧
有
糧
無
種
有
種
無
牛
殍
死
之
餘
人
如
鬼
暗
臣
竊
度
此

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養仍須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浙西災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方極濟其勞費殘弊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饑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覲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爲甚賤縱使貴糴尚勝於無而覲執所見終不肯收糴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上下共知而不詰問小人淺見只爲朝廷惜錢不爲君父惜民類皆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

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來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嗟怨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相屬今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豐凶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舊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別賜指揮行下臣所言六事四事今諸路安撫鈐轄司推類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痍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

臣伏覩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膺此大慶猶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爲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王安石上五事劄子

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其爲

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効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場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羗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効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場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

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

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場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効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場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歐陽脩劄子一首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應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

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脩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湏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

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

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
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
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
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
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
京師爲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
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
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
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

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
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
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
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
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
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
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
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
遂以爲欲知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
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

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又指以爲
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
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
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嗷嗷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
旣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
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
旣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
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
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
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

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
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
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
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
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
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
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
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
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
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

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 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王安石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臣等聞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所以寧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議

王安石議郊祀壇制劄子

先王所以交於神明壇坎牲幣噐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衣其象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所謂爲高必因

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爲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體其性靜天陽而動故祀於地上之圓丘而禮神以蒼璧璧亦圓也地陰而靜故祭于澤中之方丘而禮神以黃琮琮亦方也合祀天地爲圓壇而於國陽之地上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示壇八角祭神州地示壇廣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爲圓壇神州築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示神州示爲方壇壇之外爲坎庶協古制

王安石議郊廟太牢劄子

謹按禮記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入古者諸侯五廟禘祠烝嘗每廟一太牢大夫三廟有天子之大夫故曰大夫用索牛謂之索者求得而用之但不在滌而已諸侯之祔祭用太牢吉祭則少牢自諸侯與天子之大夫時祭用牲如此然則天子之祭用牛者可知矣唐郊祀并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其後稍易舊制九廟時享有攝事共用一犢國朝開寶初冬至親郊詔有司宗廟共用犢一郊壇用犢三又詔其常祀惟昊天上帝用

犢自餘大祀悉以羊豕代之嘉祐中 仁宗親禘卽
每室用太牢自餘三年親祀八室共用一犢有司攝
事惟以羊豕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
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曰君子謂
大夫以上也夫以天下奉其祖禰而廟享牲牢用過
乎儉不可謂稱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禘
享盛祭有司攝事而少牢則非稱欲乞三年親祠并
食饗有司攝事伏請太廟每室并用太牢一貼黃竊
恐朝廷以牛數多或乞時饗且仍舊制右奉
聖旨唯親祠并禘享每室用太牢

蘇軾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
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
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
親祀郊廟神祇饗谷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
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
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
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
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

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

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

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
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
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
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
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
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
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
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
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
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

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非於洛陽爲圓壇八陛
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
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
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
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於廟
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
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
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

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
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
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
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
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
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爲此
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
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大祖皇
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

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
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
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
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
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
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
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
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
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
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

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
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大廟非周
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
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
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
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
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
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
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
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

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
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
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
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
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
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
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
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
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
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

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

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䟽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䟽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

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
芴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
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
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
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
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
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
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
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
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

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
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
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
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
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
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
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芴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
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
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
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

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

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

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
奏

蘇軾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
圓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
經爲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爲是故發六議
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反覆詰
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
也今奉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

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
有所擇而人各自爲一議但欲遂其前說豈聖朝考
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
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
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
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王安石廟議劄子

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遷

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

王斷自穆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
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
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
本朝自 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僖祖有
廟與穆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
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
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
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 皇帝陛下仁孝聰明
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
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其當

